

嘉兴大藏经 天则能禅师语录

天则禅师语录序

昔人有言临济宗风至石霜而分二一者政璠兴废砒砒若玉人然一者坐四达萃百货遗簪堕珥随所探取若钜贾然然光明照人克世其家者终属杨岐以下杨岐九传至断桥伦伦十四传至金明介老人天则能禅师为华桂山铎法兄之子而老人之孙也遍参龙池天童云门道场诸尊宿鲜可其意独于华桂有水乳之合结茆语崎山一坐三十余载孤高壁立有华顶睹祖遗风故其说法独步大方不向佛祖喉下取气不将胜妙境界铺排似龙门绝顶之孤桐百尺无枝老干如铁所谓光明照人克世宗风者非欤师提持最上乘而不废利济虽囊无长物必尽力而行如建茶亭以润鸟道蚕丛之渴乏创漏泽以■荒丘断堑之遗甍此类不一而足初祖所云行解相应者师殆庶几乎师今往矣其同门石源大师持语录问序于余余衰病未能尽述聊拈数语于帙首以似高明赏鉴。

鸳水空诸居士罗开麟书撰

语崎天则禅师语录序

云于己酉仲夏适离白云走义水访二祖可大师刹址取道语崎始晤天和尚见其仪范迥脱孤标严峻心灰意冷凜若皎月肃霜悉其源源知是临济正宗断桥嫡骨金明介大师法孙东林老人高弟也云因其时见其人私忖曰东林乃有是儿耶也大奇哉吾若往参必为所伏揖而别去明年庚戌春径扣东林入室即问千里趋风请师一接林曰谁管你千里百里到此便休你曾作甚么来速速供出不然侍者将绳索缚起痛与乌藤莫言不道云如是具款投降经煅七日始罄前五十七哲匠言既承东林鋤斧子煨梅岭折脚铛于二祖义水之半个庵亦不改荷衣松食之旧也越七年丁巳菊月复受黄荆之请适师六十初度一时巨公咸集庆祝恭请升座瓣香酬祚以完东林未了公案侍者录其语并旧时作略见示云读一过真秉吹毛宝剑杀活纵横杰出诸方非晚近开眼尿床所能测识诚人天法药末季津梁也因颂曰泥牛摆尾公石虎竞头来义水天荒破语崎优钵开即以弁其端。

时

康熙十七年岁次丁巳阳月霆庵法弟机云拜题于黄荆之倚马轩

宜林天则能禅师语录

侍者 道崇 续称 同录

示众师曰语崎有一着子寻常于东廊下西角头已与诸人道过你诸人但恁么会不妨透底还我话头来如或见刺纷绕正好朝三千暮八百烈焰中翻身红炉内点雪浓冬已过新春到来南天台北五台一任登眺只是不许卖弄语崎者着子还识者着子么以拂子击禅床一下。

示众师拈拄杖云拄杖子吞却山河大地汝等诸人即今在甚么处安身立命众无

对师卓杖云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

示众师曰天晴日出天阴云起半雨半晴可已而矣除夕示众师曰古人烹露地白牛与诸人分岁山僧烧栴檀火烹栗棘蓬与诸人分岁家风各展时节犹同古人有言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今时节既至诸人还识佛性义么良久云泥牛队队黄金角石虎双双白玉啼。

元旦上堂师曰爆竹声声催腊去梅花点点送春来大千沙界横身卧碧眼黄头笑满腮大众且道笑个甚么张三颠酒如泥醉李二扶归懒上街。

示众作长老者须仁义道德以纳方来用钳锤以煅之规矩以束之规矩严学者安详钳锤恶易于发急宽柔以得众仁义以蓄众未有去道德仁义而为人者况我宗门。

示众师曰古之人学道易今之人学道难古人敦厚今人华巧华巧则不寔敦厚则纯一无杂故易也汝等须学古人。

示众师曰参禅要庄重看话头要死心于二六时中刻刻提撕如负重担歇下不得圣人所谓明德亲民在止于至善你看至善是甚么所在。

示众师曰先师处众有条段断事有明见皆平日积养之德也有条段则头绪顺明见则物情得所以收伏狞龙生象之学者尔等后辈不可不知。

示众师曰近日学者多浮泛无静功乃灵利用事每见坐香做工夫皆不澄清过在首领。

示众曰参禅要坐香坐久则静静能生定定发慧不以静定慧而成道者亡之。

示众师曰参禅要假炉 陶镕日久有自然之妙作堂头接人有法令学者易于发省。

示众参禅无他只要诸人放得下透顶透底工夫贵。

在命根上一刀两断。

上堂僧出师曰错会不少便下座。

康熙丁巳秋霆庵法弟石源和尚同明经秦贲九文学徐方中萧尹友等设斋祝师诞请上堂拈香祝

圣毕复拈香云只者是玄风阐不出灵机运不周放开一线未免冤有头债有主爇向炉中供养前住庐山东林寺后住华桂堂上传临济正宗三十二世山铎先师上真下在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敛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僧问漠漠香云凝瑞霭法王法令遍人天拈来一句无私语特祝当人不老年如何是不老的事师云庭前翠柏时时秀岭后青松日日新进云与么则赵州甲子骈骈增宝掌庚申岁岁添师云辉辉煌煌巍巍堂堂进云覩面相呈更请一接师云看脚下问德山托钵意旨如何师云你甚处见德山进云雪峰问者老汉钟未鸣鼓未响毕竟托钵向甚么处去师云不妨疑着进云德山为甚却归方丈师云怪他不得进云祇如雪峰举似岩头头曰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还是把住绳头还是掀翻翳迹师云心不负人面无惭色进云德山闻得命侍者唤岩头去问汝不肯老僧

那是何心行师云敲骨取髓进云岩头密启其意作么生是密启的意师曰左眼半斤右眼八两进云德山次日上堂果与寻常不同岩头拊掌云且喜老汉会了末后句虽然如是也只得三年活且道败缺在甚么处师云明眼难瞒乃云久默斯要不务速说说即默默即说语默不到处佛祖沁路绝所以道心月孤圆光吞万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复是何物置个事若跨临济德山门吃棒有分南泉老汉无端打向水牯牛队里撞着小释迦把手相牵行不得为人自肯乃方亲语崎今日且喜有个同参证明正谓孤掌不浪鸣两手鸣拊拊弟应兄呼如琴如瑟所以从上诸圣都向火焰里出来垂手只要一切人眉横鼻直其中还有出手者么岂不见竺干本师于大解脱海中强涌玄波三乘教外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大众只如今日挝鼓上堂祝圣佑民唤甚么作直指若向语崎言下会大似看楼打楼不向语崎言下会尽大地人忘锋结舌到个里还有平实商量底么良久云只见金风全体露不知黄叶与阶齐下座。

在龙兴首座寮秉拂小参师曰佛法泛滥禅河败坏如即心即佛本来真实返信不及如山门骑佛殿露柱上五台一等邪说人以为异昔大慧所呵近时一般饭袋子者边过冬那边过夏大似传语舍人与他平实商量除了扬眉瞬目装模作样乱统胡喝就是个死人相似可悲可痛在我老人门下参要真参悟要实悟若悟不真见不实正好全身放下衣以御寒食以接气银山崩于前铁壁压于后危亡莫顾但恁么做去三二十年不悟切取能首座头去参。

师到石门山方丈石和尚率众请升座师曰透过石门关方知道源不远性海非遥才拈拄杖僧问过关一句且止眉横宝剑血溅梵天时如何师曰你且回避着石在傍以手招曰问得好答得妙二俱作家师曳拄杖下座。

安老和尚神主师拈香云华桂峰头漫天布纲龙兴寺里针锋遍地语崎失脚上他门户遭他毒手把我平生遮护不及处和赃捉败山河大地一时震动二十年来欲罢不能今日落到语崎手里不妨抬掇一上遂安位复云泥牛摆尾千峰外石虎擎头五老前上堂栗棘蓬三叶五叶金刚圈一个两个衲僧吞跳得于一毫头上卸却干戈吞跳不得辜负平生行脚诸方来学者毕竟作么生卓拄杖下座。

示众若识钩头意我礼你三拜不识 钩头意我礼你三拜何故从前汗马无人识只要重论盖代功。

晚参参禅无别所贵性燥昔临济因睦州劝问黄檗佛法的的大意三遭痛棒后到大愚处一言便彻此是成佛作祖底样子也又周金刚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尚不甘其说乃载青龙疏钞出峡直抵南方灭其胡种途遇一婆子激发便扣龙潭大悟此又成佛作祖底样子也古人行得我亦到得多是诸人肯心不切若与么做工夫得相应去驴年也未在。

即事普说诸方做底宜林行不得宜林做底诸方行不得诸方高佛殿深禅堂来底异龙灵凤参底花巧禅道长衫高帽顶心着上四五两绵子硬颈强项走向座前一气喝

上六七喝师家一连打上六七棒于此混场以为契合不辩是神是鬼就付拂子以此多人树党死心妖众或摇尾乞怜哀求几个缙绅先生往来来来不以为耻返夸门庭高大宜林行不得者此也宜林佛殿小禅堂窄来底李莽大张獠獠参底老实禅做底死工夫一滴水一滴冻二便二一便一虽不彻悟也种个佛法正因种子今后禅堂不安众务下不留人原在者里底依旧灰头土面若效诸方兄弟们一任东去西去不得道曾见宜林来。

举临济参黄檗三顿棒因缘毕师曰黄檗向迅雷疾电处与临济相见以致临济情尘两绝进退无门末后于大愚言下荐得迥出一切筌笼如太阿剑不可犯锋故临济一宗高出诸方岂非源深而流远者哉虽然如是且道临济得力处是在黄檗棒下是在大愚言下若道得力在黄檗棒下时人只见波涛涌不见海龙宫若道得力在大愚言下为甚却道汝师黄檗非干我事还会么良久拈拄杖喝一喝卓一卓云怀中尺玉方才掷袖里金锤蓦面挥。

举鸳鸯湖用和尚因二僧参用曰到此作么一僧曰特来亲近用曰却值老僧不在僧无语用曰三十棒自领出去又问第二僧曰你作么生僧曰请和尚开示用咳嗽曰却值老僧伤风僧亦无语师曰鸳鸯湖一句子能纵能夺能杀能活一句子天空地阔彻古彻今可惜二僧不会。

举鸳鸯湖和尚示众一夏已过汝等有得力处不妨举似一僧曰方才礼拜和尚用曰未在更道曰画长人倦用曰非汝境界曰和尚又作么生用曰画长人倦僧礼拜师曰就窠子里弹未是好手打起向青云里弹恰好处自然河清海晏者僧还解转身也未。

举鸳鸯湖用和尚与雪峤大师上弦玩月次雪指月问者半个在那里去了用良久曰会么雪曰只得半个用曰者半个那里去了雪亦良久用曰也只得半个相与大笑师曰二老相见只在者里宜林当日若在推(散二)老(打■)背翻筋斗便归方丈儿孙不致有今日也举鸳鸯湖和尚到金粟密云禅师竖拳问曰见么湖曰见云曰见个甚么湖曰大家在者里云便休去师曰大众你道金粟无语处还见鸳鸯湖么。

举鸳鸯湖和尚因介庵进祖参方跨门湖曰是甚么介拟对湖便喝介豁然开解乃掩耳而出师曰鸳鸯湖一喝介祖掩耳刹刹尘尘如大火聚相似。

举白云度禅师年十五从假禅师剃发深习禅定遍参诸方无有可其意者复还里之白云就澄禅师故基筑室居之后访净慈西峰俱不契晚侍无见问西来密意未审如何见曰待娑罗峰点头即向汝道度以手摇拽拟答见便喝度曰娑罗峰顶白浪滔天花开芒种后叶落立秋前见曰我家无残羹剩饭也度曰此非残羹剩饭而何见颌之度礼拜师曰当日无见祖翁推倒华山压杀赤县神州三百八十四家人直教巨灵抬手不及而今举扬临济宗旨石桥纲要教他百千万亿娑罗峰一齐点头犹未许他何故换骨洗肠重整顿通身是眼更须参。

举华桂老和尚一日僧参桂横按拄杖曰道得即放过僧拟开口桂便打僧曰待某

甲道着桂曰待你道堪作甚么又打一日僧参桂亦横按拄杖曰道得即放过僧喝桂便打僧曰某甲情知桂竖拄杖曰作么生僧又喝桂连棒打出又一日数僧参桂如前大喝曰是甚么僧一齐举首桂曰者野狐精乱棒打出师曰华桂先师是一等垂手有底道以势欺人有底道拄杖在手杀活纵横标新领异有底道华桂是临济直下儿孙拈一机竖一境壁立万仞飞鸟难度如此商量还曾梦见先师么。

举华桂老和尚僧问五宗门庭拈向一边如何是龙兴门庭桂曰老僧抬脚不起师竖拳示众曰宜林放者个不下。

举华桂老和尚因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桂曰池深蛙乱叫岩峻虎添威曰意旨如何桂曰速退速退师曰先师答者僧话有两负机若辨得出与你白银一雨时有僧出曰某甲(辨得)师展两手僧礼拜。

举径山南明祖翁举香严独脚偈问普明明拟开口南便喝明复拟开口南又喝明乃点首师曰蛊毒之家水杀人不用刀。

举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师曰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举庞居士偈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师曰庞居士瞌睡醒也未从上来事如击石火闪电光构得构不得丧身失命若是江南客不遭怪笑我把恶水泼去自有转身一着。

颂古

丹霞烧木佛。

丹霞烧佛本无疑莫听旁人讲是非皓魄凝辉消夜气晓看杨柳对江湄。

女子出定。

手把瑶琴月下弹疏庸乘醉倚栏干默地唤归霜夜梦撩天黛色映晴岚。

殃崛救产难。

贤圣法来不杀生瞿昙老大舌无骨迢迢古路白云漫香象截流何拘束。

德山托钵。

拟欲屠龙施毒箭翻身中的眼枯渴芦花汀畔竞狂澜一望楚天千里雪。

临济升座有僧出师便喝僧亦喝便礼拜师便打又有僧来师亦举拂子僧不顾师亦打因缘。

岳顶垂竿钓巨鳌金龙吹漠涨云霄乾坤浩浩奔雷电世掌徒劳有凤毛。

仰山一日在法堂上坐见一僧来问迅了向东边叉手立以目视师师垂左足至乘空等语。

龙冈深隐旧茆庐故主求贤三下车吐胆倾心来举似不留间字在单于。

天目进禅师因野翁参目曰汝本是佛堂堂大度着甚来由曰生死不明乞师指示目曰本自无疮剜肉作么曰望和尚慈悲目低头归方丈翁愕然曰莫教人断绝去么遂

袖香入室目曰子已到不疑之地何生死惧哉翁于言下豁然开解。

紫阁纶章下翠微天风随仗入坤维斑斓舞遍销金鸭满苑英风鼓柘枝。

断桥伦和尚因方山宝参罄其机用桥皆不诺山如此迫忙一日脱然无碍乃诣方丈桥曰子捉贼也山礼拜曰贼已收下请和尚验赃桥举万法归一山答如流桥不肯斋后普清山手忘所举桥蓦拈菟菜根示之曰是甚么山大悟玄旨。

掀天揭地气吞戎背手弯弓射九重夺得骊珠归故国碧桃香衬马蹄红。

天界俊和尚参白云请益从上宗旨云上堂举世尊拈花平地骨堆迦叶微笑忍俊不禁二俱翻成特地俊豁然大悟以手摇曰止止云掷拂子下座俊随入方丈云诘之曰你适才见个甚么便与么俊曰若有见可见则辜负和尚了也云深肯。

劫外奇峰开宝障三亭五里不教多阵云顿起长蛇势无限风雷出葛坡。

太冈宁禅师因宝芳进问如何是西来密密意冈下禅床擒住曰西来无意你道此问是甚么意芳自此寢食俱忘一日登厕闻邻僧敲筹作声忽然大悟。

春潮带雨晚来急赤尾擎头滞禹门何处一声雷动蛰桃花仍笑旧乾坤。

鸳溯用禅师谒无幻请益参禅之法后遇南明和尚朝夕逼拶在径山偶阅思益梵天经注有省即呈无生偈南斥之一日南举香严独脚颂问师师才开口南便喝师复拟开口南又喝师点首。

埽辟重关见古锥遭他蓦面几回欺明珠奋击珊瑚碎无散光函太液池。

华桂老和尚因阅高峰录疑拖死尸句过箬岭途中踏翻牛迹碍胸之物豁然冰释至南浙参见知识一十五员咸指为法器古南牧云和尚阅师颂临济三顿棒大有过人处恨其不能挽也闻金明介老人有古人之风特造其室一见如有夙契遂折节焉介一日问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个甚么师曰露介曰昨日有人与么道三十棒趁出了也师曰要打便打说甚么昨日随声便掌介扭住曰者瞎驴乱作那师拟进语介便打师复拟开口介又打师豁然契证曰赚吾来赚吾来介曰且莫乱统今日事作么生师震声一喝介拈拄杖师便出次早入室礼拜次介曰昨日公案未圆子试圆看师打露柱一掌曰痴椿椿的作么介曰争奈目前何师曰者一掌合是某甲吃介喝师亦喝介曰三喝四喝后又作么生师连喝两喝介曰识此一喝恩大难酬师珍重礼三拜介遂出从上源流付之遂为入室真子付师法偈曰狮子窟中事善哮吼者得今得本无得无得得亦得。

搅乱治平平复乱重重关透要真诚鲁连一箭归蛮后四海从兹怨不平。

无际悟禅师年二十出家请益老宿坐禅之要后往楼山访清菩萨清诲以赵州无字话悟乃缚竹为庵研励无懈四指大书帖亦不顾只是拍盲做钝工夫西江悟首座指参天界客无念过松隐咸皆称赏其志及见白云云举万法归一问悟悟答云乃喝出一晚经行廊下云入堂遂擒住曰大众快将火来老僧擒下一个贼悟曰是家内人云以手掩悟口曰如何是家内事速道悟如有省。

大冶洪炉烹佛祖规模镕尽片时间归来古路横秋色拄杖消飞日月斑。

机缘

乙巳秋参华桂老和尚适桂升座师出问世尊才生便云天上天下惟吾独尊如何是独尊的事桂曰却逢山僧升座师曰恁么则一枝无孔笛吹出万年欢桂曰罕遇知音师曰从今高步华峰顶法法头头总不疑桂曰如何是你不疑处师曰仰面见天低头见地桂曰放汝三十棒。

僧参师问石燕使云晴复雨江豚吹浪夜还风明甚么边事僧云和尚游山某甲携杖师作听势云你道甚么僧云老老大大得与么无记性师云老僧年尊僧礼拜。

僧参师问发足甚处僧云浙中师云到云门否僧云到师云到天台否僧云到师云娑罗峰点头也未僧无语。

僧参师问赵州勘二庵主语僧云车不横推师不肯僧举前话问师师云车不横推僧有省。

问即心即佛汗马功高非心非佛合国太平为甚么临济德山藏窜无地师云山僧打退鼓进云赤手担荷逼得虚空汗下大海翻波祇如背剑趋庭一句作么生师曰得贤才而举之进云那边了却者边行履截断众流为甚不住师云死水不藏龙进云天不容地不载甚处行履师云镬汤炉炭进云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为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师云时节若至其理自彰进云千峰势到岳边止万派声归海上消为甚针锋上不许衲僧蹲身师云眼里不着沙进云内不放出外不放入作么生是到家一句师云气急作么进云男儿自有冲霄志不向如来行处行为甚风不来树不动田鸡不跳草不动师云一钓便上。

问横按莫邪全正令因甚澄潭火发师云隔里不同天进云一人入得铁围出不得一人出得铁围入不得且道谁得谁失师云和赃捉败进云书头叫娘勤作息书尾叫娘莫瞌睡中间一句少人知密把提函来举似未审举个甚么师云序品第一进云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少室山前深谈实相毕竟承谁恩力师云贼身已露进云人人舌尖有利剑何故不肯吐却师云王令已行问眼闻声耳观色衣里明珠觑不见过在何处师云徒知金五易那辨楚王心进云符到奉行兵随将转释梵天王有何威力呼不前遣不后师云一叶落天下秋进云峻硬处哑却我口塞破我耳绵软处请师方便师云水里按葫芦进云东家走却猢猻子西家为甚作炒师云一家有事百家忙进云古人道夜坐连云石春栽带雨松且道饭后又作么生师云茶浓昏睡少进云山门骑佛殿走入梵王宫中作大音声佛事普利三根羯谛神为甚咬破指头师云不入惊人浪难逢称意鱼进云一句当天八万四千尘劳门悉皆消殒足下无私任行鸟道唤甚么作者一句师云岩崩石裂佛祖攒眉进云百草头无非祖师巴鼻红尘里浑是佛性天真石敢尝风次日炙尘埋今古番西人一见便估去意在甚处师云不是冤家不聚头。

问临济德山是甚么物师云老鼠尿进云岩头道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未审德山

败缺在甚处师云理无曲断。

问藏天下于天下出世间于世间者且道是甚么人师云驴汉又与么那进云既是驴汉吃棒作么师云龙门无宿客霹雳送飞腾。

问身心一如身外无余四大分张何故不显法体师云笑杀旁观进云笋必成竹去苍松化作鳞门前上马台鸾师云侍者与我记取者转语进云父母非亲诸佛非友毕竟阿那个最亲切师云竹杖芒鞋进云口吞诸佛眼盖乾坤的人为甚么向针孔里叫屈师云识得不为冤进云未离兜率已降王宫倾国倾城未出母胎度人已毕秋空月朗为甚菩萨以菩提心为家以如理修行为家法师云浪宕伶仃无著处玉楼红袖映清波。

问尽大地是沙门一只眼普乾坤是如来一卷经以如是眼读如是经为甚日月有流迁师云竹密不妨流水过进云黄帝遗珠藐沧海如一粟列子御风跨泰山如一毛争似东村破堕户里一曲莲花乐师云陶渊明进云是处峨眉皆见顶普眼为甚觑不着师云眉毛眼上横进云为甚么只切之字师云元字亦不得进云世尊曰我从贤圣法来不曾杀生其妇得闻便产下孩儿毕竟神通妙用还是法尔如然师云满口嚼黄连进云玄沙曰谛当谛当甚谛当敢保老兄未彻在且道玄沙还是把住开揅还是埽荡余氛师云水长船高。

垂代

问法王法令普天匝地为甚有跛鳖盲龟一僧云春色无高下花枝有短长一僧云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

众请师代语师云尽法无民。

问一句道尽三世诸佛口挂壁上放开一线遍刹遍尘且道放开邪道尽邪一僧云一字两头垂一僧云满口舌锋不相饶。

师代云把柄在和尚手里。

问三藏教典大似黄叶止儿啼五家宗趣亦是系驴橛出格高流自有转身头地你试转身看一僧云一脚踏翻沧海月青山只得碾为尘一僧云百尺高楼一步登一僧云龙生金凤子冲破碧琉璃。

师代云看箭。

问抱璞投师不遇中郎鉴还同野舍薪如何是中郎鉴一僧云照破山河一僧云仰观天俯察地。

师代云打鼓普请看。

问至理忘言时人不悉强习诸缘未免捏目生花如何是至理一僧云泰山石敢当一僧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一僧云出门如见大宾。

师代云深奏蚁阶天未曙转身独坐大雄峰。

问泥多佛大水长船高实际理地为甚一尘不纳升云金属虽贵落眼成翳宗云蚊子不食铁琪云一字不着画。

师代云消得龙王多少风又云真不掩伪。

问德山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既道得为甚三十棒入副寺云雪上加霜宗云杀人须见血琪云法不孤起。

师代云屋漏连朝雨花开刮地风。

问临济云黄檗佛法无多子末后向瞎驴边灭却即今诸方称扬称郑底是甚野狐种草升云人间无水不朝东僧云某甲今日不敢钝置和尚入云狮子窟中无异兽宗云一人传实万人传虚。

师代云龙生龙子凤生凤儿。

问古今不异法尔如然一事不有更复何也一僧云试看衲子披衣过堂一僧云特地一场愁一僧云今日普请。

师代云横三竖四。

问鱼腾碧汉为甚阶级难飞一僧云只为分明极一僧云迅雷不及掩耳。

师代云放不下领取去。

问春日鸡啼中秋犬吠是何意旨一僧云谁敢妄通消息。

师代云猛虎当路坐大底有人惊。

问有句无句生铁秤锤遭虫蛀树倒藤枯始识汾山笑里刀宜林总不与么直教达者知归且道垂手在甚么处僧云某甲今日勘破和尚家风。

师代云惊群动众。

问负春囊石殃及儿孙拄杖三扣八月方知碓觜花开五叶龙兴行者脚脚踏着为甚灰尘满面僧云不入惊人浪难逢称意鱼。

师代云龙兴门下。

问猛虎口中横身毒龙项下打眠底人为甚鹞臭汗衫不肯脱却一僧云和尚败缺不少一僧云被和尚勘破。

师代云某甲无和尚不得。

问尽大地是颗无价宝珠踏破草鞋底衲僧何故不得许圣凡云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胡心惟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胡以敬云美食不中饱人餐周君甫到举前话诘之甫云路不拾遗。

师代云上大人不会丘乙巳先晓○○○○○看看珊瑚枝上月皎皎。

问卧云深处不朝天为甚却朝天。

代云至化无私。

问知你是到家底人古今淆讹一一透过不落古今一句速道速道。

代云逢人但恁么举。

问百丈拨寒灰只得汾山烧鼻孔丹霞焚木佛累他院主堕须眉者队汉还是血心片片还是殃及平人。

代云风行草偃。

问一箭一个透顶透底一箭一群同生问死只如弓折箭尽处还有功用也无。

代云侵早吃白粥午后觉肚饥。

问古人道有马骑马无马步行你道龙兴今日以何冠方僧云三头六臂七手八脚师云执持千里钞。

代云驱雷掣电。

问鼻祖递传无底钵不萌枝上玉花开亮座主一入西山因甚杳无消息。

代云大功不宰。

问五乳峰前谈少室宝志公为甚拈香择火。

代云不经一事不长一志。

问善财参遍去黑豆未生芽芽即不问且道破壁风雷意若何。

代云一夜落花雨满城流水香。

问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夜叉前何故不与一分。

代云乾闥婆城空里落楼台无数镜中开。

问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山是山水是水如来在甚么处。

代云拟即别参。

问了即一切了明即一切明因甚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代云春色无高下花枝有短长。

问救病无非药杀人不用刀因甚狐假虎威。

代云敕点飞龙马跛鳖出头来。

问古人道虚空落地时即向汝道虚空即今落地也未。

代云合取狗口。

问平田底通身泥水分秧底肘蟠指拯家堂稳坐底以何酬众。

代云将谓和尚忘却。

问昨夜雨滂沱打倒葡萄棚意作么生。

代云回避不及。

问虚空为口须弥为舌炽然说无间歇你道说个甚么。

代云宁可截舌不犯国讳。

问山僧侵早起来到法堂前走一回复至偃室内觉三百六十骨节八万四千毛孔放光现瑞不知得何三昧。

代云化下谁敢妄通消息。

问要打者驴汉三十棒你作么生免。

代云有劳神用。

问真净妙心本来遍圆三草二木蠕动含灵即佛真体云何复有地狱天堂。

代云变剑峰前是非多。

问众生不识本心受此轮回经无量劫只如打破镜中影相且道本心在甚么处。

代云不渡桑干水争知是故乡。

问知有底人生来贫穷不知有底人暂时落魄宝藏恒足因甚自甘贫乏。

代云好手不张名。

问闻声悟道见色明心为甚雨过山含翠虚空硬塞胸。

代云只为分明极翻令所得迟。

问圆妙之体头头合辙法法融通因甚观音大士被泉声冲破耳门普贤愿王遭山色打失眼孔。

代云坐看雪消处不知春到来。

问眼内着得须弥山耳内容得大海水为甚赞则喜瞋则怒。

代云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问要头割去要皮剥去要筋抽去要骨折去作么生奈得者白拈贼何。

代云和尚莫要茶吃么。

问雨过山添翠风来水皱文时人多作境绿会只如不作境绿会又作么生会。

代云若不与么争知恁么。

问藏头白理无曲断海头黑车不横推且道马大师舌头止此还是别有长处。

代云倒搓芒绳缚鬼子。

问超宗越格直踏毗卢顶上纯一无杂统万方于针孔为甚戒光而有青黄赤白之非。

代云从前汗马无人识只要重论盖代功。

问盏子扑落地碟子成七片打破蔡州因甚疑团扑不碎僧云某甲将粪箕埽帚来师云非汝境界僧沉吟。

师代云今日之事。

问吾有定海宝珠忽被无手木人掣在万仞岩头四壁悬符无路可登且道阿谁取得。

代云痴人面前不得说梦。

问无孔笛儿毡拍板五音六律皆舞遍不落玄韵一句阿谁和得。

代云灯笼露柱厨库山门。

问象前一画即不问如何是象后那一画。

代云龙马负图星分南北。

问枯骨适同敲唱得血团何故不知名。

代云罕遇知音。

问古庙香炉作么生。

代云棋逢敌手。

问骤风暴雨时如何。

代云垂帘看燕飞。

问一字不着画且道是甚么字。

印宗云孔子亦不识。

问百千三昧不离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覩面相逢为甚拈不出。

代云快便难逢。

问大海无所不容因甚不纳死尸。

代云再犯不容。

问甚么劫中无佛祖。

代云脸皮厚多少。

问毛吞沧海变鱼龙得命全乌鸡雪上啼因甚泥牛遭涂炭僧云和尚曾问甚么人来师云你也叫做师僧。

代云莫道众生苦更有苦众生。

问诸方有眼明如日为甚脚跟下照顾不到僧无语。

代云太近生。

语崎四景

我爱语崎春黄鹂鸣个个和风引佩兰翠柏香如馥

我爱语崎夏茆檐削青玉微风操短枝闻作健儿曲

我爱语崎秋碧梧发清响寒虫吟破壁妙悟如斯向

我爱语崎冬林深不见屋拥炉煨品字遗世道情足

四威仪

山中行古路片云横进一步大千似掌平

山中住消展无别务把松栽殷勤成大树

山中坐恰似懒达磨案生尘一任人涕唾

山中卧壁倒兼墙破裁云补又恐风摇堕

山居十首

十年行脚道途难思结茆庐傍石安今日始知先哲苦黄猪野鹿共盘桓

隘住林中只一僧羊肠鸟道叹谁能清朝打叠无余事莫把闲名寄祖灯

山中一饭供僧难有愧檀那血力干尘世罔知林下事容谁到此不心酸

或云山住多清况自我居山却未然刚送白云出岭去又迎樵子到溪前

德山临济行如何七事随身不较多千圣输吾青白眼数千年外验淆讹

大法垂秋日纵横野干偷影返争衡育王付嘱谁先后莫把鸱张强唤丁

念力于兹日渐消好凭师训作甄陶英伶继起千秋社迥出天台大石桥

师承道脉若悬丝岂负灵山密记时好向此中寻着落莫教羊泣路多岐
剿绝狐踪振祖纲丝丝血缕吐来长凭风写寄参玄士莫待秋深坠叶忙
芳猷日益漫云亲豪放从兹骤马骅南不能兮北不秀石桥把手接来频

本师山铎老和尚像赞

者老和尚做尽模样踏翻庐阜山头笑破虎溪烟浪末后一场漏逗扭折金明拄杖三界
不能容虚空无背向咦视师面目如在其上

得戒和尚赞

稽首如是佛门宗匠悟大总持才得心放华峰入室当仁不让严净毗尼楚地惟上掀翻
教海称师过量研穷法理人天榜样

自赞

自像自赞全无思算佛祖不拘人天乘厌行止不合世情出言无度惹怨胸中又没巴鼻
禅道一味缺欠咄虽无半点落人间惟有婆心成一片

语崎宜林天则能禅师语录终

行略

师讳机能字天则别号净善姓康氏上世有功于国袭军籍居蕲州四世祖迁于黄冈遂称黄人也父际明母刘氏于万历戊午九月廿六日午时诞师时有甘露降异瑞于庭父遂以名之年八岁随父就外读书敏冠群英凡巨儒硕士往往称羨则曰继茂才之后必是儿矣一日窗前默坐静理圣经至致知格物章忽起疑情揣度不已而默计曰人能格物穷理之至极此吾心之全机大用何物格知致而后意诚哉碍膺于中忽一日有沙门过父馆谈四生之义闻语甚快不觉通身汗下乃有出尘志父母难之自此忧忆成疾至笃垂危止争呼吸问耳问绝中见圆通大士摩其顶后授药一丸服之须臾病苏强投本邑之安国寺剃染习大小乘部于圆通章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方知个事不在语言文字中直造杏岩登戒时南浙禅宗日着爰一锡遍参到龙池谒万如禅师见堂规曰若有看经念佛持咒礼拜者到者里急求忏悔等语通夜不安次早入室池竖扇子曰会么师曰不会池曰为甚不会师曰非我境界池曰从何方来师曰湖广池曰黄梅佛法如何师曰夜半付卢能泥牛归雪岭池曰即今事作么生师曰和尚道甚么池便喝师拂袖而出又一日池问佛法相见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根尘试道一句看师曰和尚还要勘过某甲即得池休去到安隐紫盖会下命师入堂结制盖问上座参甚么话头师曰死了烧了向甚处安身立命盖曰正当恁么时毕竟在甚处师进前叉手而立盖曰不是师打背翻筋斗便出盖深喜师不自肯后造天童云门诸刹无有可其意者其最后到道场木陈禅师座下深得奥旨命师首众无何土人犯乱烟霞难驻效曹溪之归故里乃就义水之语崎山构庵居之一坐三十余载足未尝辙越户限迨康熙乙巳秋山铎老人开法华桂师往谒值桂上堂师问世尊初生便云天上天下惟吾独尊如何是独尊底事桂云适逢山僧升座师曰一枝无孔笛吹出万年欢桂云罕遇知音师曰从兹高步华峰

顶法法头头总不疑桂云如何是不疑处师曰仰面见天低头见地桂深契之是岁十月十五日集众升座付师衣法嘱依旧处及归果云水不绝师不欲文字语言滋世葛藤以近日禅宗日下学者久而不闻钳锤声间举古人公案或拈或颂或不得已而有垂代之语应病与药之机随说随埽不容人录见有辄焚去学者宝其语而密录之成帙付之剞劂寿诸梨枣以永其传己酉夏石和尚走义水访二祖高原山始过其庐与师一言相契赠有义水天荒破语崎优钵开之句明春旦大师相佐高原著书取道语崎见师行解超卓亦有不是鳌山是义水同餐桂乳石桥香之语赠之师自此与石源旦谷二公并名丛林越七载丁巳石和尚有石门之命值师六十大寿同明经秦贲九辈请师升座瓣香以供华桂表彰法乳之渊源语崎且在罗邑之西齐安之东万山环顾鸟道蚕丛实南北之孔道阅其夫役之艰负笈之苦当其酷暑际思其滴水弗能遂捐衣贲建亭施茶白藏之老宿名天目者景师道德奉旃檀瑞相二尊来山供养一时门庭改变诚千古之壮观也又因

国朝定鼎以来甘弃世荣抱道于穷岩邃谷中姓名不落人间往往老死于林下水边而尸骸之暴露者乃造普同塔院以藏之使其冥魄得安此益楚罗之后幸也嗟呼而师之器度弘深形容庄着律身摄众接引春温诲多不倦有公无私蓄无长物一室寥寥其出入往还两袖清风凡供饌听其自然毫不勉强问当檀越家馈送果品之类必先供佛给众然后乃尝或一众不在则停箸不食或有勉强食之者其必泪下故有点点皆血力无道德难消之语播传丛林师晚年多疾不能深进饮食不能随众作务每遇坡事必捐己所收衬代之师常行密济之事不求人知又自幼所行功课至老不倦 小子智愚而不慧求于传灯在诸祖位中吾师或不愧于俯仰矣。

(湖广黄州府罗田县平潮乡语崎弟子道惠■■■)

道岸 道崇 杲童 杲昌 明善 慧也■■■

发弟子道训 道秦 道正 道旭 金时徐

道琼 道戒 道环 道方 道忍 迫泼

汪氏 秦坦 萧斯龙 饶宁宇 李尊五

信女汪门傅氏

捐贲刻天禅师语录一帙永远流通伏联人人

同登般若共证无生

康熙二十二年孟冬月吉旦)